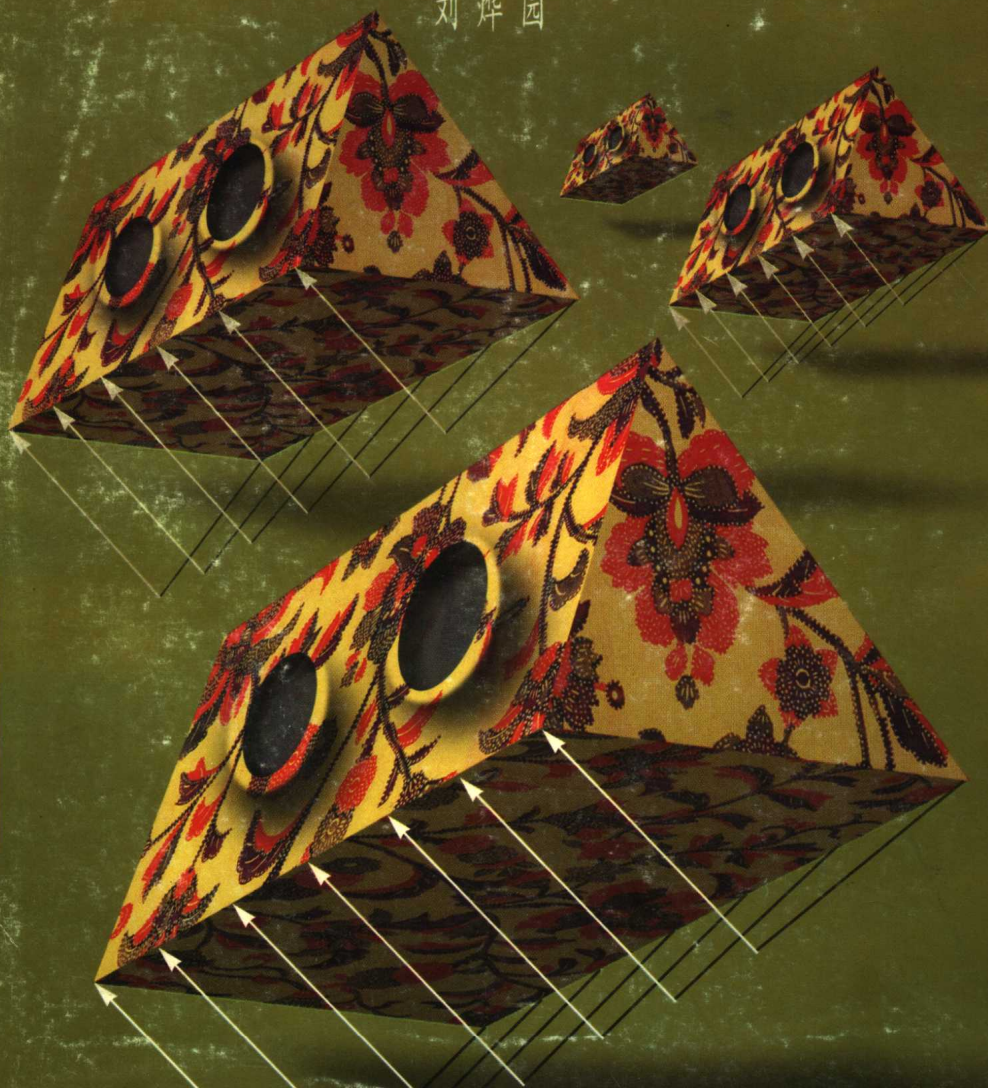




脉的影

刘烨园



脉 的 影

刘 烨 园



泰 山 出 版 社

十二月文丛

脉的影

著者/刘烨园

出版/泰山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127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格/850×1168mm 32K

印张/11.75

字数/270 千

版次/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 7—80634—091—2/I·7

定价/17.00 元

泰山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编者的话

现在国内的各种“文丛”和“文库”已经很多了,我们之所以还要推出“十二月文丛”,是因为觉得仍有必要。

该文丛力倡新作,兼顾旧作。

新作是指第一次面世的作品。而今天的艺术生产能力好像空前强大,各种体裁的创作品如潮水般涌现。这当然值得庆幸。可是选择的难度增大了。我们将奋力寻索,把有新气有正气有才华的作品直接送到读者面前。

旧作指曾经被收入过其它集子的篇章,主要是部分中短篇幅的作品。而今各种文丛和选本的交错投

影越来越重,作品的重复已成严重问题。但我们对此并不过分忧虑,因为艺术的存留与淘汰最终仍由心灵的需求给予制约,这正是历史的一种过滤方式。读者和编者都在选择。重复是一种强调,选择更是一种考验。我们对此将极为审慎。

该文丛突出倚重作品的诗性。

因为比起惯常所说的“思想性”和“探索性”以及其它诸性,“诗性”是至为关键至为要害的一个部分。抽掉了它,其它或不复存在,或七零八落。我们发现,诗也是思想的最好表达方式,伟大的哲学家,最后也总是走进了浓郁的诗情。仅仅用“思想”去表达的“思想”,常常是十分令人生疑的。

该文丛对各种体裁一视同仁。

既然诗性被视为艺术的本质,那么采取什么形式去表现也就无关紧要了。诗,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戏剧,文论,只要体现和洋溢着生命的真挚与饱满,都将是我们的最好的抉择。某种体裁的偏重和流行往往是一种时代的趋势,它既有自己的规律和逻辑,又隐含了十分粗暴的一面。这种偏重和流行会造成一个时期思想与艺术的流失,因此在作品的选择上,就要尽力穿越俗见所附加在体裁本身的阻碍。

该文丛将努力坚持,续作不断。

我们相信任何事业的功效都在于积累,而积累则需要坚持。应运而生事物都由兴致冲冲开始,以疲惫无趣结束。除却远非心志之力所能移动的阻碍在前,否则就应韧性拓进。艺术诚然是浪漫的事业,但兴之所至随意点染却不会有真实的建树。在寒暑冷暖四季皆劳作不息,恰是“十二月”的含意。

目 录



I 辑

- 3 别了,世纪
- 7 很旺的血
- 11 脉的影
- 15 乡村精神
- 21 杜拉去世
- 24 心灵在历史之前
- 28 中年的地址
- 33 走向的摇动
- 37 为纪念的“书”们
- 40 在别处的沉默——致友人书

- 45 我把青春——锡箔般献出
49 精神出身
54 永远有多远
59 诗人变奏
64 丢失
68 遥问“初恋”
71 假如没有一些岁月
74 暴风雪生长的声音
77 灯塔一直在亮着
80 丰厚的思想之河
82 生活是什么
84 冰雪之乡的月亮

86	关于《廊桥遗梦》
89	雷蒙·德隆的启示
91	我们还要在“坛子”里生存多久
97	赠书
100	“过程”作证
104	轻与重
107	说“自私”
110	操劳的谱系
113	大平原,你留下了什么
116	子夜煨火人
120	文友之间
124	一方水土一方文学

- 127 认真追求是忧虑之母——答胡建平先生问
- 135 可怕的局限
- 137 乐情
- 143 爆米花老人
- 148 竹鹅溪畔
- 156 山妹子
- 162 忆简
- 168 立秋随笔
- 174 篱下春
- 181 天火
- 186 青鸟在岁月里飞
- 189 在我插过队的地方

- 196 列车驶过深夜
201 河池一家人
207 街

II 辑

- 219 来自何方
228 白水牛·青鬃马
237 雨寂
242 生长在枝头的“异乡”——致友人
247 野日子
256 东墙月

- 259 丈夫
265 临界
271 落葵草还在那片雨中
277 客居年关
281 不死的“死”
284 十年后的这日，思绪怎么流向了荆河……
289 留言在来年
295 法桐夜笔记
298 故里流连
300 她唱过这支歌（外一篇）
302 栈——冬的断片
307 而立之树——致友人

311	截面
316	西关大街
324	公元一九六九年的深山荒雨
333	乡霏来去
337	大地重现
341	神邨
346	《哦,那颗月亮》序
350	《一点儿春》序
354	精神自有精神的答谢
359	后记

~~~~~

# I 辑

~~~~~


别了，世纪

谁告诉我你已经收拾好行装？于是我在遥远的他乡，看见你无处不在的繁忙。那些旷野，那些森林，你不是已经托运走了吗？连同千年不变的街道、四合院、骑楼、马车、石巷和水汊……你低垂着头，还在捆绑什么？没有表情的脸，像港口最后一只孤零的乌鸦！要把那些蝴蝶的记忆、木屐的声音、萤火虫的梦想，也塞进大包小包的篋囊；把外婆的火塘，奶奶黑色的棉袄，煤油灯和卷了角的作业本也一起带往没有归路的收取者天堂？有些东西不是属于你的呵。不属于爷爷，也不属于我们：雪莲自由的眼睛，苏轼飞翔的大江，圆明园的骨骼，“柳江人”断臂的血水在迁徙的篝火中越燃越旺……一百年，那象山一样高高堆起杂物的大车小车，清冷地挡住了我的视线。仰望星群，妈妈，我在寻找什么？谁能告诉我，那

自由的雨季为什么干涸了奔走的思想，发芽的陶罐时时祈望一片荒凉……昨日的太阳，正静静抛锚在它启程的树上（幸好还有树呵）。

妈妈，我来到世上的时候，它的五十年已是踩乱的月光。渔家的灯火和废墟的露水一起生长。你教导我，那些刀戟锈失在深草里了，风又吹回爷爷的爷爷拂落的丁香。你牵着我慢慢往前走，芦苇，芦苇，鱼鹰衔起溪水的酒窝落在濯石上……铁路还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杜鹃阵阵把不知名的山野一声声叫亮。我们和知了一起长大。树叶盖住了眼睛，我梦见豪侠的云彩一次次越过传说的寨墙。紫禁城是你身上平常的背篓，远方在苗家的手镯上闪闪发光；盲眼的老人翻着夜的童谣，谁会像你端上一碗烫手的新饭，唤我跟在身后，举两根竹筷，像奔向石榴的视线，蹦蹦跳跳，朦胧中第一次晃过流成河的忧伤……妈妈，是你说得不对，还是日子习以为常——大榕树四季浓绿，气根垂髯，如歌如画。只有竹排说，在出走的时候说，我没法绕过截流的冬季。我将拖着它几回回难行，几回回重新陷入，直到拖烂淤泥的颈项，才能，才能也许走出命运如史的胸膛。那儿的聚会也不一定就有献辞、就有干杯的会意呵。北斗的酒楼只在天上。天上永远亮着，永远收取一切，无论醉着醒着，没见过谁记得回家探望。那儿才是永远不会迷失的村庄。

几千年叶笛的声音终于在你的木墩上沉落了。只在寻根的电影里失传地怪响。自生自长的老树没有了，用钱修饰的草坪、冬青，怎么也经不住童年晃在树杈的光脚丫。三万多个朝夕的“事件”和家园的废墟相比，真的不算啥么？年轻的萨克斯管也在广场摇摇晃晃，吹远最后的苍凉。它才几年呢？电声的时代，谁来安慰独自在那片种过向日葵的高楼深处徘徊的姑娘，那轮南美的王莲最后渴望的目光？再也没有大峡谷一样沉睡的梦乡，再也没有青岗栎一样长久勃起的风光了。风光都开

心在屋里，在挂历上；唱盘的清流和火焰，一次次跃过古老的骏马——那是扬蹄而啸、昂首摇鬃、奔下高山惊讶世纪车辇逶迤来临的纯种马呵！你也要把它带走吗？带走野性的唢呐，带走象征的疯狂？你真的不理解，人只剩下最后的源头、最无限的渊薮了？那痛彻狂绝的胴体，是天、是地、是未知、是远古，是大峡谷的洪流、是迎风的青岗栎；是乳仓收藏的蜜桃，是腰肢掀动的风暴，是双腿辨认悬崖之路的负重喘息……自然之子在那儿掘动最后的自然，模拟迷乱的再生呵！大自然只在这时的性欲深处还有原初的梦幻，于是它才泛滥，才趁虚而入，举着混血儿的激情，让坠落又仰望的签名，潦草地旋转在车速一次次过快、桥面一次次崩塌的告别地带。板块其实早就在漂移了，不过这一次大陆接纳的不是江河改道、驿路更名的覆盖，是拦劫春天的楼营，汹涌享受的无巢电流。火的后代不用呵气，灯就一片片灭了。再也没有走不出的藤树瘴气，再也没有人迹罕至的神秘蛮荒，英雄的探险血缘也就退化了。于是接种，于是质变，你的功勋震动着轰轰的开山巨响。百年的暮色来临了，在漂移冲刷的尽头，不知名的谁会像先人一样挽起裤管，使劲系牢方寸如票的故乡？

一些年，曾有一些年
我们不是游子
不必辨认家园
漫山遍野的知音呵
掉在湖里的酒瓢
犀牛也会把它拾起
.....

远行人，远行人，还有返回故乡的路么？它遗散的清淳氤